

武汉高级工程师韩凯被劫持 妻子下落不明

(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 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韩凯于六月十五日在单位上班时被绑架, 劫持到江岸区洗脑班。随后, 他妻子周慧云也失去了联系, 没有音信。

洗脑班是中共私设的一个无法无天、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信仰的黑监狱。中共在二十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 将洗脑班对外谎称为“法教班”、“转化学习班”、“法制教育中心”和“法制教育所”等。今年, 中共当局又对外谎称为“关爱中心”、“关爱之家”、“关爱人家”。如: 武汉江岸区石桥洗脑班被称为“关爱之家”、武昌区洗脑班被称为“关爱人家”等, 以此来掩盖迫害真相。

优秀工程师 有口皆碑

韩凯, 男, 50 岁左右, 是武汉市中南设计院接到重大工程项目基本都有他参与设计和技术把关。同事们都知道: 遇到的技术难题韩工要解决不了, 那就没有人能解决的了。韩凯的工作态度和待人接物在单位是有口皆碑。

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 在这次所谓的“清零”运动中, 也成了被骚扰迫害的对象。在武汉市江岸区政法委部署下, 从二零二一年五月份开始, 百步亭社区管委会及居委会多次到韩凯的家里和单位, 对韩凯进行所谓的“清零”转化。

韩凯被绑架到江岸区洗脑班

韩凯本着善心, 一次又一次的同百步亭社区人员、单位领导、和辖区派出所警察等讲述法轮功真相, 这期间, 也唤醒了他们中一些良知尚存的人, 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和对政府的不理解。但是百步亭社区主要负责人以韩凯“与境外势力有联系”为名(可能是接到海



外的真相电话), 不愿放过韩凯, 一意孤行, 于六月十五日, 在韩凯上班时将其绑架到江岸区洗脑班。

韩凯的妻子 下落不明

韩凯的妻子周慧云, 女, 40 多岁, 江岸区黄陂路小学优秀教师, 也修炼法轮大法, 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周慧云的教学态度和教学经验在学校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多年来她带的班级学生成绩在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周慧云多次担任学校公开课的主讲老师, 为学校赢得了很多荣誉, 深得历届校领导的好评、同事们的尊重、家长和学生的爱戴。

这届学校的书记、校长是新调来的领导, 还不了解法轮功学员的为人, 在这次“清零”运动中, 被百步亭社区综治办人员胁迫共同对周慧云施压。他们三天两头找周慧云谈话, 以工作相威胁, 强制要求周慧云转化“签三书”。周慧云顶着压力多次与各方人员讲大法的真相。不少同事私下表达对周慧云担心: 你的课上的这么好, 我们不想失去你这样优秀的老师。周慧云在丈夫被绑架到洗脑班后不久, 也失去了联系, 没有音信。不知现在的周慧云身在哪里? 是否平安?

多位亲人也遭受迫害

周慧云的父亲周克兰, 男, 70 多岁, 铁道部第四勘探设计院退休职工; 周慧云的母亲余玉英, 女, 70 多岁, 家住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社区。因为修炼法轮功, 在 2021 年五月份他们家门口就有人

蹲坑、盯梢。六月八日, 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来到他们家, 想进屋骚扰, 由于大门关闭没找到人, 很长时间后才散去。其中大部份是社会闲散人员, 还有建设新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和一些不认识的人。六月中旬, 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在周家门口安装了两个摄像头, 一个对着大门, 一个对着卧室的窗户, 监视周家人的一举一动。

周慧云的姐姐周慧蓉, 因为体弱多病修炼了法轮功, 之后身体健康、心情愉悦。一九九九年十月为法轮大法到北京上访, 被非法关押一个月, 后被单位江汉饭店无故裁员。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江岸区新村街办事处高志安带着二十余名恶警与保安, 冲入周慧蓉家中非法抄家, 并对其连拖带拉, 欲强行绑架至洗脑班, 导致其身体又出现严重病症, 于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含冤离世。时年 36 岁。

韩凯的母亲蔡桂珍, 81 岁, 原铁道部江岸车辆厂退休职工。家住江岸区百步亭幸福时代社区。二零二一年五月份以来, 百步亭社区管委会综治办和幸福时代社区居委会多次上门骚扰威胁蔡桂珍, 要求老人“签三书”。在遭到拒绝后, 社区人员扬言不签就送洗脑班。

蔡桂珍的老伴去年疫情中去世, 老人刚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在被社区人员多次无理纠缠、骚扰威胁中一直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现在儿子又被绑架到洗脑班关押迫害, 儿媳没有了音信。独居一室的老人每天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从这个修心向善的大家庭, 因为坚守自己的信念良知所受的遭遇, 人们不难看出谁正谁邪, 谁是谁非。人在做, 天在看。善与恶的选择中决定着每个人的未来。◇

按真善忍做好人 武汉钱有云遭四次牢狱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武汉市善良妇女钱有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多次遭受关押迫害，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中旬被绑架、非法判刑四年，刚走出冤狱不久，二零一九年四月再次被绑架、构陷，又被非法判刑两年，于二零二一年四月结束冤狱回家。

钱有云，一九六五年六月八日生，原系武汉市江夏区粮食饲料加工厂职工。她以前多种疾病缠身，从小就有贫血病，血小板减少，支气管哮喘、每月痛经很严重。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日，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获得健康。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钱有云却因为坚持修炼，遭受长达二十年的迫害。曾被非法劳教、判刑，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强迫转化；她遭受几十天的双手“吊铐”、大半月的关小号“反铐”、罚站（最长好几个月，且是冬天门窗对开），不让上厕所、不让吃东西、不让睡觉；她曾经被关至地下室低温空调冷冻长达九十小时、夏天三十九度高温曝晒蚊咬……等毫无人性的酷刑迫害。她几度被迫害至瘦骨如柴、面目皆非、精神恍惚、昏迷等危险的境地。以下是迫害部份事实。

依法上访 被非法判刑三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份，钱有云依法去北京上访，被非法拘留十五天。二零零零新年刚过，她再次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六个月。二零零零年年底，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在武汉市宝丰路女子监狱。在监狱里白天她被强迫干活，晚上狱警们还要整她，逼她写认识，还要罚站，有时一站好几个月，冬天寒风刺骨门窗打开，穿着单薄的内衣。

由于不转化长期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她被监狱警察和

犯人们迫害得面目皆非、面像变形、神志不清、站立不稳，腿抽筋、腿肿得像水桶。狱警还不解恨，就用手铐吊铐双手几十天，关小号反铐就是大半月。

二零零三年四月份当地“610”办洗脑班，几个警察把钱有云从家里绑架到了五里界洗脑班，因她不配合被罚站半月；一天恶人开完会后，一群打手齐上阵，他们拳脚相加像打皮球一样的拼命打她，被打倒在地上大哭，旁边的女警察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你们真够狠的，别打出人命了。”

非法劳教遭吊铐折磨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份，钱有云再次遭当地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非法关在武汉市何湾劳教所六大队一分队。

到了黑窝，恶人们把钱有云关在黑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光，立刻画地为牢，恐吓钱有云，像文革间斗地主、臭老九一样罚站，否则拳脚相加，不让她大小便，里里外外都是诽谤大法的大字报。她们罚站她三天，后把她双手上铐拖铐在铁窗上。又把她升吊铐。钱有云忍着冬天的寒冷，大小便都解在裤子里，犯人、警察们尽说些不是人说的难听话来刺激钱有云。

被杨园洗脑班非法迫害

二零零五年七月份，一年半的非法劳教期满，钱有云本可以回家，何湾劳教所看她没转化，勾结当地“610”和公安又直接把她送往武汉市武昌区杨园洗脑班迫害。

因为钱有云对大法的坚信，坚决不配合邪恶的转化、洗脑，却遭到非人的迫害，她长期双手被铐在铁床上，不准睡觉。那时武汉高温持续三十九度的情况下，她被铐在铁窗下不松铐，（房子面朝西）被晒太阳，晚上开门窗让蚊虫叮咬，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天不让钱有云洗澡换衣服。警察毫无人性，不给钱有云吃饱饭（怕钱有云大便要松铐），小便让钱有云从裤

子里流下来，满地都是尿。长期的饥饿加上非人的折磨，她瘦得皮包骨不像人样，钱有云的双腿粗如水桶。这帮人又将钱有云转移到武汉市江岸区谏加矶洗脑班继续迫害。

在十堰、省洗脑班 遭绑架、暴打

二零一三年九月初，钱有云去十堰参加旁听学员被非法开庭时，遭十堰郧县警察绑架及暴打，钱有云几乎接不过气来，她在昏迷中只听有人说“完了、打碎了”。恶人打累过后，当时她的整个脸部、嘴肿得很大，他们又把她铐在地下室近九十个小时，警察开四个空调冻她，不一会钱有云全身冰凉发抖。后钱有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钱有云被非法拘留期满后，遭当地“610”与公安一伙警察劫持到湖北省（武汉市板桥）法制教育学校（洗脑班），第二天就开始强制性转化洗脑，钱有云不理、不妥协。邓群、胡高伟、江黎丽等人就商议让钱有云罚站（这一站就是近两个月）。刚开始好几天他们不给钱有云饭吃，他们看钱有云饿得实在不行，才试着给钱有云饭吃。

邓群、胡高伟几个男干警把钱有云关在一间房里，拼命地打她耳光，打得钱有云头昏眼花，她的脸部被打麻木了。干警拳脚交加打得钱有云昏头转向。另有一位姓赵的年龄大的女帮教，用鞋底朝钱有云脸上狠狠地打了近二十下，认为钱有云糊涂，说是要把她打清醒。

钱有云承受的这些酷刑，细节让人不忍卒读；她的悲惨遭遇，尽显中共灭绝人性的邪魔本质和丑恶的流氓行为；她的历劫苦难，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恣意施虐迫害的写照与缩影。

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所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的最终目的就是想破坏人的道德从而毁灭人类。◇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